

旅途中的情书

□ 尹画 (上海, 白领)

初夏, 和老公还有我姐一起带父母去了河南。

那天入住酒店, 发现房间里有一张服务员手写的欢迎入住的小纸条。边上摆着一叠便签纸, 还有一支铅笔。突然想起口碑爆棚的《给阿嬷的情书》, 于是跟老公说: “从前我喜欢收你的信, 今天你给我写张小纸条吧。”当晚, 枕头边果然多了张小纸条, 老公是趁我洗澡时偷偷写的。这个理工男不擅文采, 写出来的句子平白如话, 赶不上电影里那么深情缱绻诗意盎然, 可是当我看到那句“希望我们一直这样, 一起怀念青春, 回忆过去, 一起旅行, 一起体验世间的美好”, 心头还是激

起了火花。尤其落款处, 他画上了当年我们互相通信时专用的符号。我小名波儿, 他小名鱼儿, 那符号便是一尾鱼在波浪里欢快地游着。

上世纪末, 书信是朋友之间最常见的沟通方式。还记得高考结束, 同学们分散各地去上大学, 信件像雪片似的飞来飞去, 平时不怎么讲话的同学也会写信过来, 许多当面不好意思吐露的心语, 落字为信就坦然很多。说起来, 不少人的爱情表白, 都是借助情书这个载体起头的。家中至今还珍藏着一箱纸信, 信封都保存完好, 一封封叠放得整整齐齐, 记载了那些年我和当时的男友、现在的老公异地

相思的种种甜蜜和离愁别绪。见字如晤, 至今读来, 不胜欣慰。

第二天晚上, 我趁老公洗澡时悄悄给他写了张小纸条, 放在他的手提电脑上。他看到后眼睛一亮, 读完走过来给了我一个紧紧的拥抱, 然后像个孩子似的拿着纸条向我扬扬手:

“我也收到小纸条啦!”那一刻, 仿佛初恋的男生收到了人生的第一封情书, 开心地把小纸条塞进钱包。

“驿寄梅花, 鱼传尺素”, 书信的魅力, 在于真实且富有情感的温度。这一趟旅途, 临时起意的两张小纸条, 帮我们把丢失的浪漫重新捡了回来。纸短情长, 此心滚烫。



推你慢慢走

□ 查晶芳 (安徽宣城, 教师)

早晨七点, 街道空旷, 店铺大门紧闭。然草木清气兜头而下, 郁绿的叶隙间, 时不时漏下几滴鸟鸣。“还是室外空气好啊!”父亲赞叹着。

几个月前, 父亲摔了一跤, 只能坐在轮椅上, 斗室成了他的全部世界。开始几天, 他终日眉眼低垂、神色晦暗, 问他到底哪儿难受, 他又说不清楚。我便想推他出去转转, 觉得对他身体、心理都有好处。

出门右拐不到五百米, 就是县城

中心的荷花塘, 景致清幽。父亲以前天天来此散步, 如今依然能说东解西: 这是青檀, 树皮是做宣纸最好的原料; 那边蜻蜓飞, 它们的寿命只有几个小时, 完成交配, 生命就结束了。

此后, 我经常早晨推他去荷塘。每次出门, 父亲总遇到熟人, 有老同事、早年学生, 更多是“钓友”。我发现, 他和“钓友”聊起当年骑摩托钓鱼的往事, 嗓音明显高了好几度。每每有人提起他当年的“光辉业绩”——曾

捕获四十斤大鱼, 父亲雪白的眉毛都随着嘴角不住地跃动。

除了荷花塘, 我推着父亲也逛过滨江花园、三角公园、赏溪公园。晨风中, 父亲的白衬衫鼓鼓囊囊。忽觉这一幕好熟悉。小时候, 父亲常骑着“永久”载我去灯光球场看电影, 黄昏的风也是这般吹鼓了他的白衬衫, 我坐在后面, 满心欢喜。

太阳出来了, 我和父亲的影子, 被拉得长长的。

